



一杯温开水

魏华今年53岁,和妻子胡翠芝同龄,俩人有一独子,已经参加工作。魏华性格内向,不善言谈。胡翠芝爱说爱笑,是个热心肠,爱管个小闲事儿。胡翠芝喜欢跳广场舞,只要没有雨雪,每晚魏华都会骑电动车带着她去大庆路桥头跳广场舞,每次来舞场时,车篓里总备着一大杯温开水。

胡翠芝平时工作忙,来舞场总比大家晚,每次来,她总是人还在电动车后座上,就热情地与舞友们打招呼,有时来还会带点橘子、苹果,在舞场颇有人缘。魏华有个兴趣,就是爱写诗,他的口袋里常备着便签纸和笔,时不时来上几句打油诗、顺口溜,念给舞友们听,换来啧啧称赞,自娱自乐外颇得大家的喜爱和赏识。

每晚7点前后,拉音箱的朱师傅就会把音箱送到舞场,早到的会把音箱打开,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三三两两的后来者慢慢加入队伍。旁边有许多观舞者,有些还是铁杆观众,比跳舞的还早到。胡翠芝去跳舞时,魏华就拿着那杯水,点燃一支烟,边抽烟边和这些观舞者天南海北地热聊。

胡翠芝的广场舞跳得一般,但魏华却从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。“今天跳得真不错,累了吧?来,快喝点水。”热聊并没有影响魏华对胡翠芝的关注,只要看到胡翠芝下舞场准备歇会儿,魏华必定以最快速度迎上去,边夸赞妻子舞跳得好,边递上温开水,惹来不少舞者羡慕。

“性格好,也勤快。”有人当面夸赞魏华时,胡翠芝就用这六个字评价老公。了解这夫妻二人的,都说魏华和胡翠芝是天生的一对儿。魏华有责任心,更知道心疼胡翠芝,平时家务活都被魏华包揽了,而胡翠芝性格外向又直爽,俩人实属互补型。

“胡翠芝到底哪儿好啊,又不爱干家务,咋值得你服务这么到位、这么贴心?”有舞友和魏华开玩笑。“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,能成为夫妻实属不易,我不能委屈了她,我就专为老婆服务。”魏华总会这么开心地回答。

“一生最美的遇见,拥有你终生无憾。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共白头。漫长余年常相伴,默默相爱至永远”,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,魏华没有给胡翠芝买玫瑰花,更没有发红包,但特意为胡翠芝作诗一首,满腔的爱意诗中可见。

(王丽丽 川汇区庆丰路)

小小的善

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小小的善良,常常如指缝间透出的暖暖的阳光,驱逐冰冷,赶走黑暗,长久地滋润人的心田。

默数着这些他人给予的幸福,能量也会在心中积攒起来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骑着赛车去附近办事儿。回来时,长裙绞在了车轮里,差点儿摔倒。我使劲儿拉扯裙子,因为裙子被绞进去太多,无论如何也拽不出来。怎么办呢?我焦急万分。

胡同那头站着一位阿姨,看我焦急的样子,慌里慌张小跑着过来。她说:“闺女呀,让我看看。我闺女也出过这样的事儿,骑车子可千万别穿长裙子了。”她一面说着,一面蹲下胖胖的身体,一手慢慢地摇动脚踏板,另一只手一点点把裙子往外拉。终于出来一部分,上面沾满了污渍,还被绞出了密密匝匝的口子。

看样子刚买的裙子怕是不能穿了,油迹也很难去掉。

阿姨看我失神,建议拿剪刀剪开,她说不然弄到天黑怕也弄不出来。我同意之后,她忙回去找剪刀。剪开之后,才算解脱,虽然看上去很难看,但总比走不了好呀。

阿姨要回去找她女儿的衣服给我穿,我看裙子虽破了,但还算没有太大的影响,可以穿回去,怎么好意思再麻烦她回去找衣服呢,便拒绝了。

我和她素不相识,她却如此热情地帮助

我。当我表示感谢时,她却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有次,刚下过雨,我从老家回来,下了车要走一段路,却发现前面有一大滩积水。如果

过去,鞋子肯定要灌满水的。正在我犹豫时,一位女士将车停在了我身边,她说:“我喊你好几声了,我看你是要过去,坐上来吧,我把你带过去。”她戴着眼镜,挺文静的样子。我便坐了上去,她把我送到了地方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句感谢的话,她便开着车疾驰而去。

每次去小区的门卫室拿快递,那位值班的大叔都会帮我把快递找出来。有次,因为我拿快递,还追了我很远,那是因为出现过错拿快递的事情,他是担心我的快递丢了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:一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大哥,不怕麻烦,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,帮助我一位朋友的亲戚争取到助学金;我给车充电,充电器随便放在地上,早上发现下雨了,不知道是谁帮我把充电器放在了车子下面,避免淋到雨;下雪时,也不知道是哪位邻居把我车上的雨刷竖了起来,避免冻在玻璃上;一位卖煎饼果子的大姐,看我跑着,以为我很着急,热情地要载我一程……

这点点滴滴的小小的善意,如暗夜中闪烁的星光,融化掉那心的角落中隐藏的丝丝冰冷。它也在无形中驱使着我,用一颗真诚的心,向他人传递同样的温暖!

(李萍 市经济开发区赵寨学校)

一头小牛犊换来我的学费

1997年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,我考上了淮阳师范。短暂的喜悦过后,就要考虑学费的问题。还好,就在那年春天,我家喂的老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。我知道,这个可爱的小牛犊就是我读淮师的希望。

小牛犊很调皮,总是在院子里到处乱跑,有时还会跑出院子。但是无论小牛犊跑多远,只要老牛叫一声,小牛犊很快就会跑到妈妈的身边。小牛犊还有一个坏毛病,总爱吃土。为了防止小牛犊吃土生病,母亲给小牛犊缝了一个口罩。小牛犊吃奶的时候给它取下来,吃完再戴上。慢慢地,小牛犊改掉了吃土的毛病。我常常看见小牛犊惬意地闭着眼睛依偎在老牛身旁,老牛舔舐着小牛犊的后背。所谓的舐犊之情,就是这样吧。

小牛犊可以吃草了。我每天都去村后的河边割最鲜嫩的草喂小牛犊。父亲告诉我,带露水的草不能喂小牛犊,否则它吃了会拉肚子,于是,我都是午后去割草。我尽心尽力地割草喂小牛犊,想到不久小牛犊就会因为我上学而被卖掉,总感觉对不起它。

开学的日子快到了,我和父亲到周口的牲口市儿卖小牛犊。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,老牛的缰绳拴在车后座上,后面跟着小

牛犊。我拿着一根小柳条赶着小牛犊。小牛犊还不知道将要离开妈妈,走在路上,不时地撒欢。小牛犊一会儿跑到前面,一会儿落到后面,但是只要老牛叫一声,小牛犊都会乖乖地跑到老牛旁边。

到了牲口市儿,经过讨价还价,小牛犊被一个中年男子套上笼头,以1230元的价钱买走了。小牛犊离开了妈妈,从此以后要开始独立生活。

回家的路上,老牛不住地呼唤小牛犊,可是小牛犊再也回不到它的身边了。

回到家,老牛朝着牲口市儿的方向一连叫了三天,呼唤小牛犊。那一声声母子连心的呼唤,至今想起仍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(梁海燕 周口市教体局)

